

三月，聆听她们的声音

编者按

三月，是草长莺飞、万物生长的季节；三月，也是属于女性的季节。今天，我们邀请三位本土女作家聊聊自己的新作，这三本书也在刚刚落幕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获得好评。请打开书本，读一读女性的文字，听一听女性的声音，窥见她们对世界的关切和期待。

张妮谈《重新出发》：

感谢每一个给我讲故事的人

张妮

人说话。这是来自我自己的记忆。

成年以后，我几乎再没有主动去听过故事，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自己扑面而来。

曾经我一个人守一个小小的邮电所。每天早晨，我到江北城邮局领取邮包，邮包里有报纸刊物、信件、电报，还有比我一年工资还多的现金，穿越三公里的江边无人荒野，到那个叫三洞桥的老街。老街的街头有一排木屋铺子，邮电所是其中一间，铺子只有很小的一个门，我侧身进去，放下邮包，把朝街的木板一块块取下，靠墙叠放。一面墙的木板全部取下之后，随着光一涌而入的是老街的男女老少，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心底的沟沟坎坎都要敞开来。男子嫌打工的妻子寄回来的钱少立马打昂贵的长途电话给妻子一顿臭骂；母亲收到儿子的电报嚎啕大哭；白发老人收到远方来信后哈哈大笑自个儿就讲起年轻时的得意往事……

后来到重庆晨报工作，我负责一个叫“倾诉”（后改名为“妮妮道来”）的栏目，做树洞听故事成了职业，20多年听了几千人的故事和心事，经过筛选整理陆续刊发在报上。老朋友老同事常常打趣说我是知晓这座城市最多秘密的人，但我清醒地知道，我不重要，我只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和记录者，重要的是向我敞开心扉的那些人和他们的故事，犹如一面真实而清澈的镜子，可以映照我们的内心。王晶读大学开始就读这些故事，一直是专栏的忠诚读者，后来她为人妻为人母，在生活的每一次转弯处，她都会想起专栏里的一些故事。她说这些故事像良师益友一般陪伴着她成长。李先生和妻子分分合合的故事见报之后，他的母亲、岳父、初恋女友都与我联系，从各自的角度表达对李先生的关心，同时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和心事。真好，无论发生了什么，温暖、善良一直都在。

人到中年，传统媒体也日渐落寞，从

青枝绿叶到了默默坚守，那些激荡的岁月，壮阔的风景，沸腾的往事，慢慢幻化成了追忆、凭吊和反思。我学习心理学，写专栏，写纪实文学，隐隐约约觉得还不够。那些无法书写的故事，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大多数早已被岁月淹没，但有些则并未随着时光的消失而消逝，它们悄悄扎根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发芽，慢慢生长。时不时跑出来向我眨眨眼睛，凝视我。很多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装作看不见这些凝视。但有的时候，我又会忍不住睁大眼睛，坦然接受凝视，五味杂陈的内心反倒平静下来，不再孤单和忧伤。便有了这些小说，这本集子。

生活固然是生存，但也不止于生存。小说固然是故事，但也不止于故事。这篇小说是我对已知世界的未知部分所进行的虚构创造。我深信：生活和人性的光亮一直都在，可照明可取暖。人生如旅途，终点之前，我们一直在路上。《重新出发》，向生命致敬，向每一个平凡、勇敢、坚强、坚韧的生命致敬。

未来的岁月，我将继续与故事相伴。感谢父母家人，感谢朋友，感谢每一个给我讲故事的人。

（选自《重新出发》后记，有删改）

敖斯汀谈《无面之神》：

书写“重庆大轰炸”中的爱情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爱情故事。“在这般极端考验下，爱情会露出怎样的模样？这是我要探讨的。”敖斯汀说。

敖斯汀有着多年媒体从业经历，2015年她曾出版《半城》，讲述重庆10个文化现场鲜为人知的一面。从非虚构转向虚构，她直言挑战很大，“我经过了严谨的新闻写作训练，当我转向写小说时，每一步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为何要走出“舒适圈”？她说，作为一个重庆人，她挚爱这座山城，从小说的角度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对她而言富有吸引力。以什么角度书写会引起读者共鸣呢？

“我对80年前重庆的抗战历史很感兴趣，以此为背景展开叙述，可能会营造距离感，彰显传奇性，从而吸引读者走近重庆。”

从2017年开始，敖斯汀开始构思、创作《无面之神》，历经5年精心打磨得以问世。书中重点刻画了书卿这一人物形象。她是没落家庭的大家闺秀，曾留学欧洲，善良、无私，同时压力和束缚也围绕着她。但面对爱情时，她又展现出冲破枷锁的勇气。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紧张气氛中，看到汉西与书卿、欣宜与云晓等人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你会发出或惊愕、或叹惋的叹息。

“我不是在写具体的某一种爱情，我只

是在写爱情本身。”敖斯汀进一步说，世界给人类带来的挑战非常多，但是无论多么艰难，人性中最神秘、最热烈的部分——爱情，仍然是强大的，是战争、瘟疫等考验都无法湮灭的。

写作过程中，让敖斯汀感动的除了汉西和书卿的爱情，还有汉西的家庭、亲人，以及战时汇聚重庆的名流、教育家、国际友人等等在大轰炸中的付出和牺牲。“他们就是当时重庆人的写照。历史覆盖了他们的悲欢离合，我希望用文字再现他们。”她说。

《无面之神》诞生在重庆，敖斯汀希望它带着重庆的印记走出重庆，让人们更加热爱这座城市。她表示，城市如果缺少人的气息，就会显得空洞、生硬。所以期待涌现更多以重庆为背景的小说，写尽它的魔幻，它的水汽，它历史中的流动感。流水不腐。对于重庆，对于重庆人，对于每个人的悲欢离合都是一样的。

李姗姗谈《器成千年》：

创造性地用童话讲述历史

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器成千年》的主角，是神秘的古蜀国中，一团叫做堆堆的泥巴，为了一个梦想，他坚持了三千年。他见证了老朋友们——大面具、小立人、青铜神鸟……被发掘、被修复、被送进博物馆的过程，也感受着新奇的现代考古技术让古蜀国历史文明重现。穿越时空的成长之旅，让堆堆怀揣了三千年的成器之梦焕发出新的光芒。

李姗姗已深耕儿童文学的花园二十余年，深受孩子们喜爱。《器成千年》则是她首次将创作视野投射到家乡巴蜀大地的三星堆考古遗址上。“我一直关注传统文化，对‘沉睡三千年，再震惊天下’的三星堆也很感兴趣。”说起创作缘起，李姗姗回忆，两年前她带一个朋友在三星堆博物馆参观，各种造型的文物以及文物上的精美纹饰令她

震撼，“隔着玻璃展柜，我就情不自禁地幻想起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我想，三星堆还没有发现文字，但一定有有趣的故事，在儿童眼里，那些故事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于是，李姗姗想写一本童话，向孩子们展现神奇的三星堆。她的创作计划得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权威支持。于是，她用两年时间一边构思，一边深入一线采访。“我随考古队一起到发掘现场，细致观察发掘过程。为了表述的准确，我还去了发掘基地的图书室查阅相关书籍，在文物修复室观察专家修复文物。”经过在考古现场长期深入生活，参与并采访文物发掘、修复的种种细节后，她用童趣、鲜活、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生动地完成了这个别致的故事。

书中，李姗姗巧妙融入了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历史和考古知识，将古蜀国文明渊源娓娓道来，同时细致刻画了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工匠精神和奉献精神，延伸了历史轴线，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彰显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品格和新时代中国的考古风貌。

故事里包含丰富的考古知识，如何让小朋友们读起来不枯燥？李姗姗莞尔一笑，“虽然考古领域专业度极高，但我的语言风格依然充满童真童趣，比如我写三星堆出土的象牙，‘象牙被埋藏了三千多年，其表面就像雪糕外面包裹的巧克力脆皮一样，变得非常脆弱……’孩子们很容易理解，也喜欢。”她补充说，对于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还专门撰写了文化词条，附在书后一一解释。

业内人士评价，《器成千年》融古代历史、神话、民俗、故事、知识为一体，可以说是一部思想内涵深刻、故事内容丰富、别开生面的当代新童话。

据《重庆日报》



我不到一岁时就学会了说话，直到两岁才会摇摇晃晃走路。那个时候的父母不会为此焦虑，也没功夫去探究原因。若干年之后，他们像讲笑话一样讲给我听。还说我一学会走路就爱往人堆里钻，不是为了找吃的，也不是为了看热闹，只是仰着头竖着耳朵听别人聊天，摆龙门阵。更大一点，读小学了，放学后我最爱去的地方是邻居家的阁楼，阁楼上书，阁楼下是人来人往的街角巷口，我要么看书，要么就悄悄地听



“重庆大轰炸”，是重庆人不能忘却的伤痛。在近日出版的重庆作家敖斯汀的长篇小说《无面之神》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重庆大轰炸”背景下，弥漫着硝烟的



作为国内首部以三星堆文化和考古发现为主题的长篇童话，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新书《器成千年》视角独特，故事有趣，它创造性地用童话讲述历史传奇，生动展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古老渊源和时代意义。“成器、梦想、坚持、勇气，是我希望这篇童话能带给小朋友的精神滋养。”李姗姗告诉记者。